

「源氏物語」的譯者

林文月的古典書房

夏祖麗



林文月擁有這間書房已經有五年了。五年前，她剛搬進這幢房子時，書房正是前一個住戶的車庫。那時他們還不需要車庫，就利用它改建成三個房間：她的丈夫畫家郭豫倫先生的工作室，老佣人的睡房及林文月的書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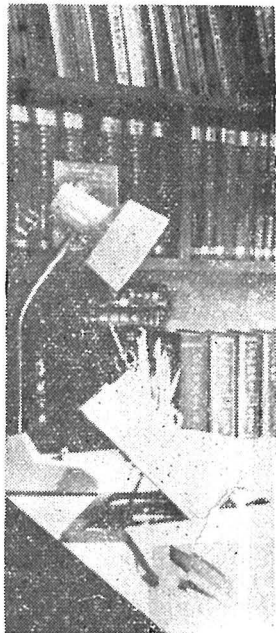
書房只有兩坪半大，真可謂之斗室，林文月倒覺得在裏面很安心。由於書房原來是車庫，牆的另一面就是隔壁人家的院子，不能開窗子，只好在牆的最上面開了一排窄窄的窗戶，這也就是光線唯一能進來的地方。因此書房裏日夜都得開燈，這却也給這間小小的書房添增了一份溫馨的感覺。

書房的格局是她的丈夫設計的，裏面是林文月自己設計的。書房小，而她的書又多，因此在設計時頗

感。

費了一番心思。在將近一千冊的藏書中，大部份是較厚重的精裝書，因此她的書櫃所用的木料也都是實心的上好木料，每一層之間都有許多柱子支撐着，以免書太重把書架壓壞。

書房的中央是一個L形的書桌，短的那一邊和書櫃連在一起，長的那一邊延伸到書房的中間，座位就包在這個L形裏面。當初她把書桌設計成L形是有她的理由的：她不論是寫作、準備教材或研究都需要攤上一大堆的書籍及材料參考，L形的書桌正好可以符合她工作上的需要；人坐在這邊寫寫，再轉過頭來在那邊做做，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利用。但是後來她發現並不如當初她所想像的那麼理想，因為書桌的一面是面對着牆，給人一種壓迫感。她常想，如果將來再有機會讓她重新設計一次書房的話，她要把書桌設計成圓形的，把自己包圍在圓桌裏面，這樣將更有安全感。



五年前，林文月還沒有屬於自己的書房。那時她所擁有的只是一個角落，那時她的書桌就是化粧台的延長。每一次在書桌上做完事，必須把所有的東西都收起來，第二天再重新把它攤開來做，很不方便。那時她總覺得把自己的臥室和化粧台亂七八糟的攤了一大堆書，實在有虧家庭主婦的職責。如今在她自己的書房裏，她就不必擔這個心了，她說她可以堂而皇之的攤一桌子的書，一直到用完或看完了再收起來，不會妨礙到家人，也比較心安理得些。

除非夏天開冷氣，她的書房的門是很少關的。她說，陶淵明曾經說過「門雖設而常關」，而她却正相反，她是「門雖設而常開」。她笑着說：

「我是一個家庭主婦，平常總是我一個人在家，門開着我可以照顧裏裏外外，比如電話，出出進進的送貨的人等，門開着我可以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當然有時難免就要分心了。」

林文月現在在國立臺灣大學教授陶謝詩及中國文學史的課程。每個星期只有九節課，白天六節，晚上三節，因此在書房裏的時間很多。她在書房裏的主要

工作是寫作和做教書上的準備。目前她在寫作上一個比較固定的工作是翻譯「源氏物語」，她可以說是在國內有計劃的完整翻譯這本書的第一個人。她認為「源氏物語」的價值不僅在於它本身的文學價值，而是它所受中國歷史、文學的影響。

林文月在書房寫作的時間並不固定，失眠的晚上，她一定會下樓來，深夜，坐在這個遠離大街的小巷子裏的書房裏，顯得特別靜，有時似乎只有鐘的滴嗒聲和自己的心跳聲。有時寫不出東西來，她就整理書架，擦一擦書，換一換書的位置，拿起幾本久違的書欣賞，這也是她生活上的一個樂趣。她說：

「其實不只是看書寫作，有許多屬於我個人的事也都在我的書房裏進行。譬如說給朋友寫信，要請客時擬食譜，做爲一個家庭主婦的許多工作也都可以在書房裏做的。」

× × ×

書房的四面牆，有兩面是書櫃。書櫃裏的書可以分爲兩類：一是有關中國古典的詩和文的，一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參考書籍。這些參考書籍中除了中文的，還有許多日文的及一些英文的。她覺得我們要研

究中國古典文學，除了參考中國人研究的成果以外，也可以參考一些外國人的。她就常把日本人研究的特別看法介紹給學生。也許他們的研究會因語言文化的差別而有錯誤，但她認為不妨也舉出做爲參考。有時她也介紹英文的研究資料。在她的書櫃裏就有日本人研究的有關曹植、韓愈、李商隱、李賀、寒山、龔自珍等中國大詩人及文學家的書。

面對着門的書櫃比較大，大約有七呎寬，從地面一直到屋頂高。最下面的一層，也就是和書桌等高的下面一層是有門的櫃子，她通常都放一些學生的考卷、紀念冊及她習國畫的畫稿等。書桌以上有五排玻璃書架，最下面的一排也就是和書桌同高的一排，都是放一些她平常用的工具書，也是比較重的書。像大漢和辭典，康熙字典、辭海、日語字典，佛教大字典等。第二排是一大套二十五史。第三排是各種文學史的書，多半是她教書所需要用的，像先秦文學史方面，兩漢文學史方面及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方面的古典書籍。第四排多半是一些線裝書及人家送的資料，像樂府



詩集、全唐詩、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第五排是各種文學研究論之抽印本及國語日報古今文選，以及古老的線裝書，其中有一部份是她的外祖父連雅堂先生所留下來的。

連雅堂的所有著作她也都有保存。她很詳細的把它介紹了出來：

臺灣通史：這是連雅堂花了十年心血的結晶，起自隋代，終於割讓，歷記一千二百九十年之事，為臺灣有史以來第一部完備的史書。

劍花室詩集：包括「大陸詩草」、「寧南詩草」、「劍花室外集之一」及「劍花室外集之二」等四部分，共九百一十五首詩。連雅堂一生所作的詩，幾乎都在此集中。

雅堂文集：共分爲四卷。卷一是論說文、序跋文。卷二是傳狀文、墓誌文、雜記文、哀祭文及書啓

文。卷三及卷四都是筆記體的文字。

臺灣詩乘：集古今有關臺灣的詩而成。

臺灣語典：是一部研究臺灣語詞字源的書。

雅言：是討論臺灣語言的文字。

雅堂先生餘集：是民國六十三年元月出版的。計收「大陸遊記卷一」、「大陸遊記卷二」、「臺灣贅譚」、「讀墨十說」（未完稿）及「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未完稿）。

x x x

與門同一面的書櫃較小。她多半把一些閒書放在那裏，像「源氏物語」的各種版本等。她說：

「源氏物語是紫式部以日本古語寫的，許多日本人都不太看得懂，因此在日本有許多譯本，有全譯的，有節譯的，還有修訂本。如果譯者完全照原著精神譯出，現代人



恐無法接受，因此譯者把它象徵化的潤飾，但却也不能因此而離原著原意及精神太遠。我譯此書時，爲了多方面參考，手邊有好幾種版本，都放在這個書櫃裏。像與謝野晶子譯的（三冊），角川文庫出版的，這是最早的一本譯本。還有作家谷崎潤一郎譯的（十冊），中央公論出版的。女作家丹地文子譯的（十冊），新潮社出版的。古澤義則的源氏物語新譯（十本），及 Arthur Waley 的英譯本。

當她譯「源氏物語」時，總是把這些書攤上一桌子。

這個書櫃旁邊的壁上掛了兩幅字，較大的一幅是林文月的老師，臺灣大學教授臺靜農先生寫的。那年，林文月在日本研究，臺先生託她帶日本的毛筆和紙。後來臺先生就寫了一幅字給她。那是林文月最喜歡



的一首王維的詩：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見，明月來相照。

這首王維退隱竹籬館後寫下的詩，在疏離孤絕中却透露出一股自我壓抑的感情。林文月欣賞這首詩的意境，更覺得有一份親切感，因為詩中有她的名字「林文月」三個字中的兩個字「林」及「月」。

壁上掛的另一幅細巧的字是林文月的日本好友秋道太太寫給她的。一行短短纖秀的日文看得出寫字的人是一位慧心的女性。那行日文寫的是什麼呢？她說：

「秋道太太曾有一段秘密的戀情，這行字寫的是首和歌，就是日本古人的一首戀歌。它的大意是『與你相聚後，我才知道我過去什麼都不懂。』秋道太太是我在民國五十八年在日本京都研究的那一年裏認

識的朋友。在京都居住的那一段日子裏，我曾經和她共賞過歲末的『歌舞伎』表演，春天櫻花節的『都舞』，夏天的『祇園宵山祭』，以及『文樂』等。她是一位感受性極強的人，觀劇時常見她不停用手帕拭淚。常常觀完後，爲了不願意破壞感動的氣氛，我們不立刻討論，總挑一些僻靜的小街堂散步一會兒。記得有一次我們看完『文樂』之夜，我們在寂靜的日本故宮庭院漫步，那晚夜霧迷濛，寒月殘星，我們一面散步，一面談天，對於看得懂聽得懂的部分，我們熱烈地討論爭執，我不能接受的部分，她則仔細爲我解說。我能在短短的不到一年工夫裏接觸一些日本的古典和民間戲劇，秋道太太給我的幫助實在很大。認識她以後，我不再有空閒獨處小樓咀嚼異鄉的寂寞了。」

談起這一段異國的友情，善感的林文月眼眶竟微微濕潤了，而聽者也爲之感動。正如她在「京都一年」這本書裏所寫的：「我原想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磨練自己，使自己變得堅韌起來，却沒料到掬回來豐富而美麗的回憶和友情，使我更肯定人生是美好的。」

× × ×
靠門邊有一塊凹進去的地方，是書房一個隱蔽而可愛的角落，在那裏擺了一張舒適的沙發，上面還有一盞吊燈。常常寫累了，她會在沙發上小坐一會，也許拿本閒書翻翻，也許沉思，也許什麼也不想，她說那正是「人生的空白」。

這個位置也常是她的先生坐的地方，他一進來就自然而然的往這個位置坐下來。書架邊的一個取書用的高椅子是他那唸高中的兒子常坐的座位，而念初中的嬌女兒則常是坐在她的腿上。

每天孩子放學一進門，總會到書房叫一聲媽媽，打一聲招呼，然後才放心上樓到自己的房間，總之他們在書房裏一定會找到媽媽。

書桌座椅後面的壁上有一幅已經發黃的湘繡，那是她的母親連夏甸女士在年輕時繡的。雖然經過了五十多個年頭，繡面也泛出那種古舊的黃色，但是色彩仍很艷，粉色的花，上面有三隻輕盈的蝴蝶，一隻青綠的蜻蜓。也許在現代人眼光來看所繡的題材



很單調，缺乏創意，但繡出來却是那麼生動引人，百花芬芳，蝴蝶飛舞，不正是我們現代人生的美麗希望嗎？

湘繡的兩邊，掛了兩幅她的外祖父連雅堂的字。

這兩幅字是連雅堂遺留給她的姨母，姨母轉贈給她的母親的。前些日子，她的母親整理舊物時偶然發現，就連同一些線裝書又轉送給她了。她說：

「這兩幅字是民國十年，我外祖父四十五歲那年寫的。那時『臺灣通史』已梓行，『臺灣詩乘』也纂好了，於是外祖父母就相偕東遊日本寫下的。」

左邊的一幅有兩首詩：

此是東瀛第一天，求書曾泊遣

唐船。

只今故國風雲亂，文物凋零愧

後賢。

另一首是：

櫻花如雲月如潮，難遣春光

此宵。

卿意儂情同眷眷，禪心詩味兩

迢迢。



右邊的一首是：

浩蕩春愁藉酒澆，淒涼何處隔江簫。

昏黃一片蘼蕪雨，曳杖閒過淺草橋。

當連雅堂去世時，林文月這個長外孫女只有四歲

，因此她的外祖父對她並沒有很大的影響。倒是她的母親背了許多古詩文。當然連雅堂也沒想到，她當年最疼愛的外孫女後來也是學國學的。

林文月最喜愛的連雅堂的兩首詩是：

「過故居有感」

海上燕雲涕淚多，劫灰零亂感如何？

馬兵營外蕭蕭柳，夢雨斜陽不

忍過。

「西湖遊罷以書報少雲並繫以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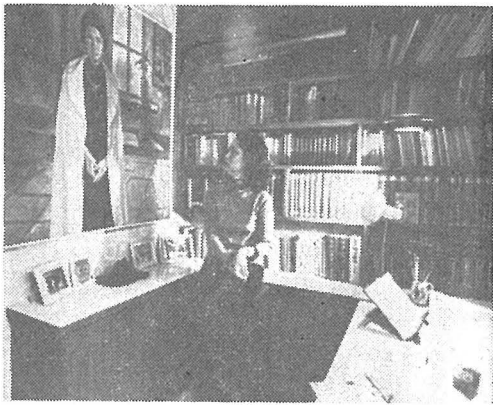
一春舊夢散如烟，三月桃花撲酒船。

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

× × ×

正對着書桌對面的牆上，掛了一幅林文月畫像。這幅與林文月本人一樣大的畫是她的丈夫郭豫倫在十年前畫的。畫中的林文月穿着黑旗袍，披着白大衣，頸間一串白項鍊，頭髮梳起攏在後面，耳間戴了一對白珠耳環。她的雙手交叉在身前，站立的姿態悠閒，臉上表情凝靜而安祥，却又透露出些許的嫵媚與自我。與略帶害羞的本人，又有些不同。

這一幅大的油畫人像，給原本帶有古典氣息的書房添了一股現代感。



書桌上，她放了一個友人送的小香爐，香爐做成如意狀，上面停著一隻很小的老鼠，十分可愛，有時她也會點上一隻香，讓滿室散發著那種古老的香味。

每當有一筆額外的收入，像稿費、版稅等，她就拿來添書，因此，她的書房裏的書也就越來越多了。近一千冊的藏書，都是她花了心血蒐集來的，其中有兩本得來的特別不容易。一是當今日本研究中日比較文學的學者小島憲之所著的「上代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三冊）有一年她在日本逛古書鋪時發現了它，當時書店老闆索價九萬五千圓日幣（合臺幣一萬元），因價格太高，她無法買，心中覺得很遺憾，後來很巧的她也認識了作者小島憲之，但她也沒有向他提及這件事。

在京都一年，她曾寫了許多散文，其中有一篇「京都的古書鋪」就提到這件事。後來純文學出版社把

她的散文結集出版（京都一年），書出後，她寄了一本給小島憲之，小島憲之看到一個外國人竟然對他的書如此重視，心中十分高興，就寄了一套送給她，並在再版的自序上特別提及這件事。

另外一本得來比較不容易的是「三謝詩」。這本書是線裝善本影印的，大概有二十頁，因此非常珍貴。它是宋寧宗嘉泰四年刻印的，後來民間有一個人，以每一頁白金二錢的價錢買了下來。後來這本書輾轉到了東北的大連圖書館，有一個愛書的日本人橋川時雄費了很大的勁把這本書借出來影印了一些。

去年她去中南美旅行，回途中在日本停留一天，她特別花了一上午到東京有名的書街神保町去逛了一上午，而就在一個舊書舖中發現了這本書。當時她問書店主人多少錢，老闆一時也不知該賣多少，就叫她去走一圈，過一會兒再來。十幾分鐘後，她又回到書店，老闆告訴她是日幣六千餘元，合臺幣八百元，於是她買了下來，回來後，她把這本書給一些臺大教授們看，他們也都認為這是一本難得的書，雖然它不是原本，但影印却也來得不易。臺靜農先生特別為她題了「景宋本三謝詩」六個字在書的扉頁上。

從林文月的書來看她的書房，是較古典風味的，屬於中國古典的。雖然她的書房沒有一本專為女人寫的書，沒有特別女性化的顏色，或是陳設；雖然她極力要使它不女性化，但是當你在這間書房坐久了，了解到書房裏的每一樣東西，每一個故事以後，你會感到它的確散發出一股淡淡的典雅的女性氣質，這也就像美麗的書房女主人給人的印象一樣。

琦君散文

煙愁

每冊 40 元

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